

高文襄公集

十二册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四

新鄭高拱著

新野

馬之騏
馬之駿

訂校

中庸直解

中是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正道庸是平常而不可
易之定理道以中庸為至以之修己則盡性至命而
內聖之德全以之治人則過化存神而外王之業備
但世教衰微能之者鮮是以子思憂道學之失傳而
作此書以示人言雖不一然莫非所以發明中庸之
義也故名中庸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這一節是發明道之本原命解做令是分付與他的意思性是德性言天之生人既與之氣以成形就付與他慈愛之仁裁制之義節文之禮辨別之知誠實之信渾然全具而不待外求這便是人所稟受的德性所以說天命之謂性率解做循是依順的意思道是道路言人依順那性中所有的行將出來在父子則爲親在君臣則爲義在夫婦則爲別在長幼則爲序在朋友則爲信不待牽合而自有條理這便是人所當行的道路所以說率性之謂道修是品節之也

教是教化言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太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約之以禮和之以樂禁之以刑齊之以政使人各遵乎道而不陷於偏這便是聖人成就天下的教化所以說修道之謂教三者本是一理而其原則出於天學者必知乎此然後所學者正而不雜於異說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見是著見隱是幽暗顯是明顯微是細微獨是獨自知道的去處子思說人於衆人看見的去處纔謂之著見明顯殊不知他人看着自家只是見了箇外面

而其中纖悉委曲反有未能盡知者若夫幽暗之中
細微之事形迹雖未發露然其幾已動了或要爲
善或要爲惡自家意念所發自家看的甚真雖纖悉
委曲舉莫能逃是天下之至見者莫過於隱而天下
之至顯者莫過於微也這兩句卽是大學十目所視
十手所指的意思慎獨也卽是大學慎獨的意思言
這意念所發獨自知道的去處雖是至隱至微其實
是非邪正得失存亡皆決於此所以君子必致其謹
察之甚精防之甚密果是天理則已若有一毫人欲
之私便遏絕了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

離道之遠也這是動而省察的工夫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這一節是言體道的功效致是推極的意思位是安
其所育是遂其生子思說中是天下之大本和是天
下之達道可見人不可以不中和也然中矣而或有
一毫之不中和矣而或有一毫之不和亦非中和之
至也是必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
倚這纔是致中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
少差謬這纔是致和夫然則凡體之身心達之政事
推之家國天下者莫非中和之運用而所以叅贊天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四 三
地曲成萬物者皆在於是由是天地感而立焉三光全而四時順山岳奠而河海清無不安其所萬物感而育焉以百姓則泰和以草木鳥獸則咸若無不遂其生也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中和之理相與流通故能盡體道之功其效驗自如此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至是極至鮮是少子思引孔子之言說天下之事但做的過了便爲失中但有些不及便爲未至皆非盡善之道也惟中庸之理既無太過亦無不及只是日用常行而其理自不可易此乃天理人心之極致盡

善盡美不可復加者也所以說其至矣乎然這道理人人都有初無甚高甚高遠之事但世教衰微人各拘於氣稟所行所行不失之太過則失之不及少能此中庸者今已久矣

子曰道其不行已夫

道是中庸之道孔子說中庸之道惟其不明於天下所以不行於天下子思引之於此所以承接上章以啟下章之意

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知是明知察是審察邇言是淺近的言語隱是隱匿揚是播揚執是持兩端是衆論不同之極致中是中道子思引孔子之言說人非明知無以見天下的道理然有大知有小知若古之帝舜其爲大知也與何以見得蓋天下之義理無窮一人之知識有限若自用而不取諸人其知便小了舜則不然於事物之來不肯自謂已知道了切切然好去訪問於人那問將來的言語不止深遠的好去審察雖是至淺近的也好去審察恐其有至理之存而不敢忽也察其言之惡者則隱匿不肯宣露恐沮了他的來意其善者則

稱頌播揚於人使他歡悅而愈肯來告也這善言雖都在所稱許然其間有太過的有不及的未必合乎中也於是持衆說之兩端而度量之以求夫中道之所在既得其中則使用之於民而其他太過不及者不得以間之也夫既有謙虛之誠又有招徠之道既有稱物之權又有從人之勇這便是合天下的知識爲一人的知識其斯爲舜之大知者乎此其知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是孔子弟子姓顏名回擇是辨別善卽是中庸之理拳拳是恭敬奉持的意思服是著膺是心胷之間孔子說天下之事自有中庸之道但人不能擇或能擇而不能守此其所以太過不及而不合於道也惟顏回之爲人於天下之事皆有以辨別其理而求夫中庸之所在但得一善是合乎中庸的不肯徒知便了拳拳焉恭敬奉持著在心胷之間不使有一時之失也夫擇乎中庸則有定見服膺弗失則有定守此其行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

強與

子路是孔子弟子姓仲名由字子路強是剛強子路平生好勇故以剛強爲問抑是反語辭而字解做汝字與是疑辭孔子答他說強有三樣有一樣是南方人的強有一樣是北方人的強有一樣是汝輩學者的強不知汝所問者是南方人的強與是北方人的強與抑是汝之所當強者與其說見下文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矯是強貌強哉矯是贊歎之辭倚是偏著塞是未達孔子說如何是學者之強如處人貴和而和則易至於流也君子雖以和處人然自有箇正理未嘗至於貴於中立而中立易至於倚也君子雖挺然獨立然只據着箇中道未嘗倚在一偏此非以理自勝者能之乎所以說強哉矯遇着國家有道達而在上易至喪所守也君子只以行道濟時爲心不因得志遂改變了未達時的志行此非以理自勝者不能也所以說強哉矯遇着國家無道時多艱危尤易喪所守也

君子只以守義安命爲主雖至死地也不改變了平生的節操此非以理自勝者不能也所以說強哉矯君子之強如此蓋皆出於義理非若南方北方之拘於血氣者也這是孔子教子路所當強者子思引之於此以見必有此強然後能體中庸之道也

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是依道卽是中庸之道塗是路廢是棄已止孔子說那索隱行怪的固不足言至於君子擇乎中庸之道遵而行之固爲善矣却乃不能實用其力行至半途裏便廢棄了這是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

當強而不強者也若我則行之於始必要於終務要到箇盡處不能半途而遂止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這是子思發明道不可離之意道之在天下惟君子爲能體之所以謂之君子之道費是廣隱是微肖是似憾是怨恨載是承載子思說君子之道有用有體

其用甚廣而不可窮其體則甚微而不可見何以見得如以知而言雖夫婦之至愚者也有能知的若究其極雖生知的聖人也有知不盡處以行而言雖夫婦之無似者也有能行的若究其極雖安行的聖人也有行不盡處不止聖人雖以天地之大然或覆載生成偏了寒暑災祥錯了人也還要怨恨他是天地亦有所不能盡也所以君子之道就大處說則其大無外天下莫能承載得起就小處說則其小無內天下莫能分析得開此所謂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隱而莫之見也所以說君子之道費而隱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四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這是總結上文的意思造端是托始的說話察是昭
著子思說道之在天下雖以夫婦之愚不肖也有能
知能行的雖以聖人天地之大也有不能盡的卽是
而觀可見君子之道自其近小而言則托始於夫婦
居室之間而無所遺若論其至則昭著於天高地下
之際而無不有所謂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隱而莫
之見也此道之所爲不可離而君子當加體道之功
也歟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

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詩是豳風伐柯之篇伐是砍柯是斧柄則是法則睨
是邪視詩人說人之砍木做斧柄的其長短的法則
只在手中就是非相遠也孔子引之而言執着斧柄
去砍斧柄其則雖是不遠然一箇在此一箇在彼還
是兩件物自伐者視之猶爲遠也若君子之治人則
不如此蓋爲人的道理就在各人身上所以君子就
用人所本有者去治人如治人的不孝只是要他盡
本身的孝如治人的不弟只是要他盡本身的弟其
他諸事皆然非於本分之外有所加也若其人能改

而自盡其道君子便就止了再不去過求他是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爲道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

丘是孔子的名求是責他先施是先加於他孔子說君子有四件道理我於這四件道理一件也不能盡得四者謂何如爲子之道在於孝我之所責乎子者固欲其孝然反求諸已所以事父之孝却未能如其所以責子者也爲臣之道在於忠我之所責乎臣者

固欲其忠然反求諸已所以事君之忠却未能如其所以責臣者也爲弟之道在於恭敬我之所責乎弟者固欲其盡恭敬於我然反求諸已所以盡恭敬於兄者却有所未能也朋友之道在於信義我之所責乎朋友者固欲其加信義於我然反求諸已所以先加信義於彼者却有所未能也這便是君子之道四我之所未能者也孔子是聖人非不能此乃是謙已誨人之詞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是見在的意思位是所居的地位願是願慕外是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四
本分之外子思說人的地位不同然各有所當行的道理若不能自盡其道分外妄想便不是君子了君子則但因見在所居的地位而行所當行的道理其身在此其心卽安於此未嘗於本分之外更有一毫妄想處蓋君子以義命爲主素位而行是盡其義之當然者也不願乎外是順其命之自然者也此一節乃一章之大旨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已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陵是陵虐援是攀援怨是怨恨尤是罪責他的意思

子思說在人上的多好作威君子雖在上位却不去陵虐那在下的人在人下的多好附勢君子雖在下位却不去攀援那在上的人夫陵下不從必怨其下援上不得必怨其上今在上在下但知正已之身而無所陵虐攀援以求於人則又何怨之有雖上而不得於天也只順受其正而無所怨雖下而不合於人也只安於所遇而無所尤蓋旣無所求則自不見其相違旣不見其相違則自無所怨尤矣所謂不願乎外者蓋如此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射是射箭正鵠皆射之的正是畫在布上的鵠是棲在皮上的孔子說射箭的雖是曲藝然有似乎君子何以見得蓋君子只正己之身而不求於人那射箭的若失了正鵠不能中得箭只是反求諸己果是心志之不正歟抑是身體之不直歟更不怨那勝己的人這卽是那正己而無求於人的意思所以說射有似乎君子子思引之於此所以結上文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之意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

鬼是陰氣之靈神是陽氣之靈乃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爲德猶言性情功效一般孔子說鬼神之性情功效其至盛而無以加矣其義見下文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齊是齋戒明是明潔盛服是盛美的祭服洋洋是流動充滿的意思左右是兩旁孔子說鬼神之靈能使天下之人無問尊卑上下莫不齊明以肅其內盛服以肅其外恭敬奉承以供祭祀當此之時但見那鬼神之靈洋洋乎流動充滿仰瞻於上便恰似在上面一般顧瞻於旁便恰似在左右一般夫以一祭祀之

間而發見昭著若此則其隨處充滿而有觸斯應可知矣所謂體物不遺者不於此而可驗哉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詩是大雅抑之篇格是來度是測度矧是况射是厭怠三箇思字都是助語辭孔子說大雅抑之詩有云神明之來不可測度雖極誠敬尚未知享與不享况可厭怠而不敬乎觀於此詩則所謂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者爲有徵矣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宗廟是祭祖先的去處子思引孔子之言說人之有親皆所當孝然或修之已者有未盡則無以爲孝親之本得之天者有未全則無以遂孝親之願未可以言大孝也若古之帝舜其爲大孝也與何以見得非德不足以顯親而舜之德則至於爲聖人是所以顯親者極其至也非貴不足以尊親而舜之貴則至於爲天子是所以尊親者極其至也非富不足以養親而舜之富則至於有四海之內是所以養親者極其至也又且祀祖宗以天子之禮而宗廟之歆饗無已所以事乎其先者何隆也封子孫爲諸侯之國而基

業之傳續無窮所以裕乎其後者何遠也舜之德位
福祿各極其至如此則所以孝其親者實有出於人
生願望之外而無有一事之不盡者也此其所以爲
大孝也與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
者覆之

材是材質篤是加厚栽是栽植有生意的培是養傾
是傾仆覆是覆敗孔子說舜以大德而獲諸福非天
有私於舜乃理之自然者也觀之天道可見故夫天
之生物必因其本然之材質而加厚之凡物之栽植
有生意的便去培養他未有不滋長者也物之傾仆
無生意的便去覆敗他未有不摧壞者也或培或覆
皆物之自致者耳天豈有心於其間哉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
爲子父作之子述之

這一節是說文王之事憂是憂慮文王是周文王王
季是文王的父武王是文王的子作是創造述是繼
述子思引孔子之言說古之帝王無有憂慮者其惟
周之文王乎何以見得蓋前無所作則不免開創之
勞後無所述則將有失墜之患二者皆可憂也文王

則以王季之賢爲之父以武王之聖爲之子王季克勤王家積功累仁而造王業於前是父作之也武王應天順人奄有四海而成王業於後是子述之也父有作則可以安享而無開創之勞子有述則可以永保而無失墜之患蓋信乎文王之無憂也所以說無憂者其惟文王乎文王之事皆道之所在也

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

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這一節是言周公之事孔子說文王未爲天子武王臨老方纔受命制作之事不曾得爲周公乃相成王而制禮以成就文王武王之德如太王王季是文武的父祖則皆追封以王者之號先公自祖緝以至后稷又是太王王季的父祖則皆上祀以天子之禮然不惟自盡其孝又推此禮而達於爲諸侯的爲大夫的與夫爲士爲庶人的使皆得隨分以盡其孝如父做大夫子做士父沒之時葬用大夫的禮祭用士的

禮父做士子做大夫父沒之時葬用士的禮祭用大夫的禮伯叔兄弟是期年之喪則自庶人以至大夫皆通行之天子諸侯便不行了若父母是三年之喪則自庶人以至天子皆通行之蓋父母恩義至重喪服之制無貴無賤都是一般是則周公之制禮如此亦皆道之所在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善是到箇好處繼是繼續志是心所欲者述是傳述事是所行者人指前人而言孔子說武王周公所以爲達孝者無他以其善繼志而述事也蓋前人之志

或有不得爲的或有不及爲的武王周公都能順承而成就之使前人雖往而其所欲者件件都得遂了無有遺憾這便是善繼前人之事或已爲的或爲而未成的武王周公都能遵守而充拓之使前人雖往而其所行者件件都傳於後無有失墜這便是善述此武王周公所以爲孝而天下之人無不稱之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序是次序昭穆是宗廟的位次在左邊的爲昭在右

邊的爲穆祭祀之時羣廟子孫皆在然各依其主而不亂者所以序其孰爲昭孰爲穆而不至於混也爵是公侯卿大夫或在上或在下都有箇次序者所以辨其孰貴而孰賤也宗祝有司的執事非賢者不得與故次序其執事者所以辨其有才德而可用也旅是衆酬是以酒相酬旅酬之時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這是逮及那子弟之賤者使他也有所事而不至於遺也燕是燕飲毛是毛髮齒是年齒祭畢而燕但以毛髮之黑白爲坐次之上下這是專論其年齒使長幼不至於失序也武王周公

所制祭祀之禮其義意之周悉如此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是祭天社是祭地上帝卽是天言上帝則后土在其中禘是五年的大祭嘗是秋祭四時皆有祭言秋祭則其餘在其中禘嘗卽是宗廟之禮示與看視的視字同掌是手掌示諸掌言看的明白孔子說武王周公所制祭祀之禮不但如上文所言者而已也總而言之有郊社之禮焉有宗廟禘嘗之禮焉郊社之

禮蓋所以事奉上帝與后土也宗廟之禮蓋所以祭祀其先祖也然這郊社禘嘗之禮其中的義理至爲深遠若能明此義理而無疑則仁孝誠敬無所不至推之以治天下便似看那手掌一般蓋幽明一理而幽爲難知神人一道而神爲難格既能通乎幽而感乎神則其於治人也何有哉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人指君臣說敏是快速的意思樹是種樹蒲盧卽蒲葦草之至易生者孔子說上有好君下有好臣便是得人這人的道理最能敏政凡有所行無不快速就

似那地的道理一般土脉所滋凡草木之種樹無不快速也夫人能敏政則但得其人已自可以立政矣况這文武之政也者是聖人行下的合乎人情宜於土俗又是最易行者就似那草中的蒲葦一般尤其是易生者也王政易行如此若得那敏政的人去行他治效豈不立見人君誠有志乎此亦在乎自勉而已矣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人指人身而言上一箇親字是親愛下一箇親字是

指所親之人尊是敬賢是有德的人殺是降殺等是
等級禮是天理之節文此承上文說脩道固以仁矣
這仁非自外至乃是人之所以生者有此身卽具此
理自然有這惻怛慈愛的意思所以說仁者人也仁
雖無所不愛然必先愛其所親然後可以推愛於人
故以親親爲大有仁必有義義是事理之當然者人
具此理於那事物之來自能分別其所當然所以說
義者宜也義雖無所不宜然必尊敬那有德之人然
後可以講明道理而施無不當故以尊賢爲大然這
親親中間又有不同如在父母則當孝敬在宗族則

當和睦自有箇降殺尊賢中間也有不同如大賢則
當爲師傅小賢則當爲朋友自有箇等級這降殺等
級都是天理節文中生發出來的所以說禮所生也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
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
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
一也

達是通達道是道理昆弟卽是兄弟德是所得於天
之理一是指誠而言孔子說天下之人所共由的道
理有五件所以行這道理的有三件五者何一曰君

臣二曰父子三曰夫婦四曰兄弟五曰朋友之交君臣則主於義父子則主於親夫婦則主於別兄弟則主於序朋友則主於信這五件是人之大倫天下古今所共由的所以說天下之達道也三者何一曰知二曰仁三曰勇知所以知此道仁所以體此道勇所以強此道這三件是天命之性天下古今所同得的所以說天下之達德也夫達道固必待達德而行然其所以行之者又只是一誠而已能誠則知爲實知仁爲實仁勇爲實勇而達道自無不行苟一有不誠則私欲得以間之而德非其德矣其如達道何哉故

曰所以行之者一也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這三箇知字都說知那達道三箇行字都說行那達道困是困苦利是貪利孔子說人性皆善而氣質則有不同以知而言或有生而自能知的或有學而後能知的或有困苦其心發憤強求而後能知的這三等入聞道雖有早晚然到那用力之久豁然貫通處都是一般不知孰爲生知而孰爲學知困知也以行

而言或有不必用力安然自能行的或有真知篤好如貪利而行的或有極力勉強而行的這三等人行道雖有難易然到那踐履純熟成了功效時都是一般不知孰爲安行而孰爲利行勉行也可見達道人皆可能君子但當自勉而不必論其氣質之高下也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斯字解做此字三者指上文三近而言孔子說脩身以道而知仁勇之德則所以行此道者人君若能知得好學力行知耻足以近之便可以入那達德行那

達道而脩身之理不外是矣然在我的道理卽是在人的道理既知所以脩身則所以治人而使之盡其道者卽此而在故曰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然一箇人的道理卽是千萬人的道理既知所以治人則所以治天下國家而使之皆盡其道者卽此而在故曰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

這一節是說九經的效驗道卽是達道諸父是伯父叔父昆弟卽是兄弟眩字解做迷字孔子說人君能

脩了自家的身則道有諸已自可爲百姓每的觀法
故曰脩身則道立能尊敬那有德之人便能將義理
件件都講明了自然無有疑惑故曰尊賢則不惑能
親愛那同姓宗族則爲伯父叔父的爲兄弟的都得
其歡心自然無所怨恨故曰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
能敬禮那大臣則信任專一無所間隔臨大事決大
議皆有所資而不至於迷眩故曰敬大臣則不眩能
體悉那羣臣則爲士者都感恩圖報盡心盡力以急
公家之務故曰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
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
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
信重祿所以勸士也

這一節是言九經之事孔子說人君不肯檢束樂於
放縱其身便不脩了故必齊明其志慮整肅其衣冠
凡非禮之事不去動作如此則內外交養動靜不違
而身無不脩矣故曰所以脩身也讒佞的人巧言令
色顛倒是非最能傷害君子美好的女色與夫寶貨
財物最能移人的心志人君若喜好他便不能敬賢
了故必屏去那讒邪疎遠那女色輕賤那貨財只是

一意貴重那有德之人如此然後賢者纔肯樂爲之用故曰所以勸賢也同姓的宗族常恐恩禮衰薄故必尊其爵位重其俸祿其所好的其所惡的都與之同而不肯違拂如此則諸父昆弟自然感悅故曰所以勸親親也做大臣的若教他親理庶務便失了大體故必多設官屬足任他的使令如此然後大臣得以從容論道經濟天下的大事故曰所以勸大臣也做羣臣的若待他不誠則各生疑畏而不肯盡心若養他不厚則自贍不暇而不肯盡力故必待之以忠信開心見誠不去猜疑他養之以重祿使他父母妻子皆有所仰賴如此然後羣臣纔肯盡心盡力報效朝廷故曰所以勸士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這是結上文說凡爲天下國家有這九件經常的道理其事與效驗固各不同然其所以行之者只是一件一者何不過曰誠而已蓋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下之事必須誠實乃能有成若果存的是實心行的是實事則那九經便都舉了效驗便都得了天下國家自然平治若或僞而不實則雖有那九經的名目做下許多形迹到底只是虛文如何治得天下國家

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這一節是推言素定的意思獲字解做得字孔子說在下位的若要治民必須得了君上的心纔好若不得君上之心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那百姓如何治得此可見獲上爲治民之先務也然要獲上自有

箇道理不在乎諛說以取容亦惟取信於朋友而已若朋友不相信則志行不孚名譽不著在上的人何由知得此可見信友爲獲上之先務也然要信友也有箇道理不在乎要結以取名亦惟孝順其親而已若自家的父母不能孝順則根本已虧不可以爲人那朋友誰肯信他此可見順親爲信友之先務也然要順親又有箇道理不在乎阿意曲從亦惟誠身而已若反求諸身未能真誠而無妄則外有孝親之虛文內無孝親之實心豈能順得父母此可見誠身爲順親之先務也然要誠身又有箇道理不在乎襲取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四
強爲亦惟明善而已若未能格物致知以真知至善之所在則好善必不能如好好色惡惡必不能如惡惡臭豈能誠得自家的身此可見明善爲誠身之先務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此承上文誠身而言從容是自然的意思擇是揀擇固是堅固執是執守孔子說明善固可以誠身然誠之爲道又有天人之別蓋理之在人真實無妄所謂

誠也這是天與人的道理本來如此非有所作爲而然故曰天之道也若夫未能真實無妄而用力以求到那真實無妄的去處所謂誠之者也這是人事所當然者不如此則不可以爲人矣故曰人之道也然誠何以爲天道蓋誠者安而行之不待勉強而於道無不中生而知之不待思索而於道無不得此乃從容合道的聖人得於天者無所假於人也所以爲天道也誠之者何以爲人道蓋誠之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辨別衆理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堅守其善以誠身此乃用力脩爲的賢人盡人以合天也所

以爲人道也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

弗字解做不字措字譬如舍字一般是止了的意思孔子說學問思辨篤行固是誠之者之事然資之不若人者未可容易而成必是實有志氣實下功夫然後乃可成也故有不學則已學則必求其能若不能不止也有不問則已問則必求其知若有不知不

止也有不思則已思則必求其得若有不得不止也有不辨則已辨則必求其明若有不明不止也有不行則已行則必求其篤若有不篤不止也如他人一遍就能了自己必下百遍的功夫他人十遍就能了自己必下千遍的功夫百倍於人務求能而後已這是困知勉行者如此所謂勇之事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此承上章天道人道之意以立言誠是德之在我者無不實明是理之在事者無不知子思說人之於道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四
有誠而明者有明而誠者自夫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便是誠而明這是聖人之德天性本來有的所以謂之性性即天之道也自夫先盡學問之功以明善而後能實其善便是誠而明這是賢人之學由教而入的所以謂之教教即人之道也夫誠明與明誠雖有天道人道之異然德無不實者自然無有不明先明乎善者也可到那誠的地步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所謂及其成功則一也又何有彼此之分哉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其次是說賢人以下誠有未至的人致是推極曲是善之一偏蓋常人之心雖爲物欲所蔽然良心未曾泯滅必有一端發見的去處若能就此推致將去使充滿其量而無一毫之不善這便是致曲形是形見於外著是顯著明是光明動是感動變是改變化是渾化子思說天下至誠固能盡己之性以盡人物之性而收參贊之功矣其次賢人以下不能如此却當何如用功蓋必由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使各造其極而無一念之不善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能有誠矣誠則必然形見於外形則自然顯著著則

愈見光明其見於外者有以極其盛也明則自能感
動乎人動則必將改變其不善以從吾之善變則久
而渾化無形迹之可見其感乎人者有以極其深也
然這化豈是容易能的惟是天下至誠纔能到箇化
的去處今致曲也至於能化則亦天下至誠而已矣
蓋誠而形著且明所謂能盡其性者也明而動變且
化所謂能盡人物之性者也而參贊在其中矣雖由
致曲而入及其成功則一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成
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誠是實理道是人所當行之道物是事物子思說真
實無妄之謂誠這誠是人所以成就自家的道理如
實心盡孝便成其爲子實心盡忠便成其爲臣非有
假於外也故曰自成體是誠而見於人倫之間所謂
道也這道是人所當自行的如在父子則當自行其
親在君臣則當自行其義非有與於人也故曰自道
然何以見得蓋天下之物莫不有箇終始其終也都
是實理爲之歸結其始也都是實理爲之發端是誠
爲物之終始而莫能外焉者也人若不誠則雖有所
爲到底只是虛文也與無物一般所以君子必以誠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四
之爲貴而擇善固執以求到真實之地也若然則能有以自成而道亦無不行矣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至誠是誠之至而無以加息是間斷久是常於中徵是驗於外悠是悠長遠是久遠博是廣博厚是深厚高是高大明是光明子思說聖人之德極其真實而無一毫之虛假則純然天理私欲不得以間之自無有於止息矣既不息則自始至終皆一誠之運而能常於中既能久則必顯設於功業而有驗於外矣既

由久而徵則其徵也必將悠長久遠而不可以終窮也既悠遠則積累之至教化漸被於海宇德澤洽浹於人心自廣博而深厚矣既博厚則發越之盛巍乎成功而格於上下煥乎文章而被於四表自高大而光明矣蓋至誠者功業之本而功業者至誠之用未有本既盛而用有不盛者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上文既言聖人之功用同乎天地此則言天地之道以見其所以同也貳是參雜不貳謂誠一而無參雜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四
也測是測度子思說天地之道雖大然可以一言包
括而盡一言者何曰誠而已蓋天地之爲物實理運
行更無參雜惟其不貳也所以能常久不息化生萬
物其出無窮不可得而測度也觀此則聖人之至誠
無息久而徵也可知矣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天地之道惟其誠也是以地則極其廣博極其深厚
天則極其高大極其光明其博厚高明者又極其悠
長極其久遠而不可以終窮也觀此則聖人之悠遠
博厚高明可知矣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
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
爲文也純亦不已

詩是周頌維天之命篇天命卽是天道於是贊歎之
辭穆是幽深玄遠的意思不已是無止息顯是顯著
不顯譬如說豈不顯著一般文王是周文王以其功
業顯著故稱爲文王純是不雜子思說詩人歎息說
維天道之運行幽深玄遠而無有止息這是說天之
所以爲天者正以其無止息也不然則四時不行百
物不生將何以爲天乎詩人又歎息說文王豈不顯

著乎其德純一而不雜這是說文王之所以爲文者正以其德之不雜也不然則積之不實發之無本將何以爲文乎然在天說不已在文王說純豈是文王與天有不同處蓋天固無有止息文王之德之純也沒有箇止息文王與天一也這純卽是至誠這不已卽是無息觀此則聖人之至誠無息而功用配乎天地可知矣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這是說修德凝道的功夫尊是恭敬奉持的意思德

性是吾所受於天的正理道是由問是詢問學是講學致是推極廣大高明都說心之本體精微是理之精細微妙處溫是溫習故是舊所知者敦是敦篤厚是舊所能者崇是積累的意思禮是天理之節文子思說君子若要凝道固非淺陋之胷次粗畧之識見所可能也必於那所受於天的正理恭敬奉持保守之而不敢失又必於那古今的事變審問博學務有以窮其理而無遺這便是修德凝道的綱領然非可以一端盡也心體本自廣大有以蔽之則狹小矣故必致其廣大而不使有一毫私意之蔽又必於事物

之理有以辨析其精微之極而廣大者不流於疎闊也心體本自高明有以累之則卑污矣故必極其高明而不使有一毫私欲之累又必於行事之際務循乎中正平常之道而高明者不驚於虛遠也於舊所知者則溫習之而涵泳之味深然義理無窮又必於溫故之中而日知其所未知也於舊所能者則敦篤之而持守之力固然節文無限又必於敦厚之外而日謹其所未謹也凡此都是尊德性道問學之事君子能盡乎此則德無不修而道無不凝者矣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這是子思引孔子之言以明爲下不倍的意思愚是昏愚無德的人賤是卑賤無位的人反是復裁是禍作卑賤的人不可自專却好逞一己之智而僭爲生乎今世自當守今世的法度却要復行前代的古道似這等人越理犯分必爲王法所不容而身不能保矣故曰裁及其身者也然則爲下者焉可倍上也哉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位是天子之位德是聖人之德禮樂皆是爲治之具
禮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樂所以感天地而和人心
者也子思說作禮樂以治天下者必有其本而後可
若雖有天子之位苟無聖人之德則人品凡庸而無
制作之本必不敢輕易作那禮樂亦必有其權而後
可若雖有聖人之德苟無天子之位則名分卑下而
無制作之權也不敢擅自作那禮樂蓋無德而作便
是愚而自用無位而作便是賤而自專必是聖人在
天子之位然後可以當制作之任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王天下是興王而君主天下者三重卽議禮制度考
文以其爲至重之事故曰三重寡是少過是過失子
思說王天下的君子有這議禮制度考文三者重大
之事則可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由是諸
侯奉其法而國不異政百姓從其化而家不殊俗人
人爲善自然少有過失故曰其寡過矣乎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
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徵是考證尊是尊位子思說所謂王天下者乃身有
其德居其位而又當其時者也如時王以前達而在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四
上者其禮雖善然世遠而莫可考證也無徵則不足以取信於人不足取信於人則人不從之矣又如聖人窮而在下者雖善於禮然身微而非有尊位也不尊則不足以取信於人不足取信於人則人不從之矣故三重之道惟當世之聖人而又在天子之位然後乃可行也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
惑知人也

上文既言君子制作之盡善此則言其盡善之由也子思說鬼神是至幽的何以能質之而無疑蓋天之理鬼神盡之矣若不能知天之理則其制作都是人為之私何以通得鬼神君子窮理至命而於天道之本然者默契而無間故其見於制作者皆合乎屈伸動靜之機鬼神雖幽自可質之而無疑也後聖是至遠的何以能俟之而不惑蓋人之理聖人盡之矣若不能知人之理則其制作不過一偏之見何以合得後聖君子知性盡心而於人心所同然者洞徹而無疑故其見於制作者皆得乎達道達德之實後聖雖遠自可俟之而不惑也可見心必通乎性命纔可以興禮樂學必貫乎天人纔可以言經濟苟非識趣之

高明則亦何可以語此哉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詩是周頌振鷺之篇惡是憎惡射是厭射夙是蚤永是長終是終久譽是名譽蚤是先子思引詩說君子在彼處也無人憎惡他在此處也無人厭射他彼此皆善無往不宜則庶幾早夜之間得以永終其美譽矣詩人之意如此可見致譽之有本也是以三重君子必備六事之善而後可以得令名於天下固未有道德不本於身信從不驗於民三王後聖不能合天

地鬼神不能通而能垂法則服遠近先有聲名於天下者也然則為人上者豈可不自盡其道也哉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並字解做同字育是生育害是侵害四時日月流行處即是道悖是相反的意思小德是天地之用就發散處說川是水大德是天地之體就總括處說敦是厚化是化生的道理子思說天覆地載萬物同生於其間宜其相害矣然大者大小者小各止其所而不相侵害四時日月之同行宜其相悖矣然一寒一暑

一晝一夜各循其序而不相違悖夫同者難於異也而乃不害不悖者何蓋天地有小德焉乃其用之發散處物各付物如水之流脉絡分明而其往不息此所以不害不悖也異者難於同也而乃並育並行者何蓋天地有大德焉乃其體之總括處元氣之根本敦厚盛大而生生化化其出無窮此所以並育並行也有小德以爲用有大德以爲體天地之所以爲大者正在於此然則聖人之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其用則泛應曲當其體則一理渾然亦何以異於是哉此聖人之所以爲大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

溥是周徧博是廣闊淵泉是靜深有本的意思時出是以時發見於外淵是水之深處子思說天下至聖有聰明睿知之資具仁義禮知之德其充積之盛則周徧廣闊備萬物之理而不可以限量也靜深有本涵萬化之原而不可以測度也惟有體之存故有用之發時當有臨則聰明睿知之德出焉時當有容有執有敬有別則仁義禮知之德出焉隨事順理而應接不窮也然積之盛者何物可狀出之時者何處可

驗蓋溥博莫如天這聖德之溥博就如天之溥博一般淵泉莫如淵這聖德之淵泉就如淵之淵泉一般由是見而爲容貌百姓每都欽敬他無敢侮慢者發而爲言百姓每都尊信他無敢違疑者行而爲事百姓每都喜悅他無敢怨惡者夫如天如淵則充積之極盛可知然非發見之當可則亦豈能使民敬信且悅之至是哉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者蓋如此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這是子思發明至誠功用出於自然的意思天下至誠是聖人之德極其真實而天下莫能加也經綸皆是治絲之事經是理其緒而分之綸是比其類而合之大經是五品之人倫大本是所性之全體化育是天地所以化生萬物的道理倚是倚靠的意思子思說獨是天下至誠之聖人德極其實而無僞妄之雜故能於那五品之人倫理其緒而分之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皆有次序而不亂比其類而合之如君臣便能盡義之理父子便能盡親之理皆相聯屬而不乖以至夫婦兄弟朋友無不盡其當然之實而天下後世皆以爲法這便是經綸天下之大經其於所性

仁義禮知之全體渾然完具無一毫人欲之累而凡所以應事接物千變萬化而不窮者其理莫不包括於中這便是立天下之大本其仁義禮知之德與天地元亨利貞之理脗合而無間故自洞徹而無疑非但聞見之知而已這便是知天地之化育然經綸立本知化功用之大如此乃是至誠自然之能事不思而自得不勉而自中者也何曾有所倚靠而後能故曰夫焉有所倚子思發明至誠之功用如此可謂曲盡而無遺矣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前章旣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章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推之以至其極也衣是著錦是五彩織成的錦衣尚是加絀是禪衣闇然是潛晦的意思的然是用心表見的意思子思說詩人有言服錦繡華美之衣而加一禪衣蓋蔽於上者爲何蓋錦衣文彩太著故必蓋之以禪衣者乃是惡其文彩之太著也所以君子的道理闇然潛晦有善惟恐人知然實德

在中自不能藏而日見其章顯也小人的道理的自然用心以表見其長然發露太甚實德不繼而日漸至於消亡也然所謂闇然而日章者何如蓋君子之道外若淡素其中自有義味而不可厭外若簡畧其中自有文彩而不可掩外若溫和其中自有條理而不可亂這是君子爲己之心如此然使不知所謹則亦何以盡下學之功而充是心以成德乎故又知夫遠處之是非由近處之得失風俗之美惡由自家之邪正念慮之隱微必見於事爲之昭著旣知乎此則知吾心發動之幾實萬事萬物之根本而所當謹者正在於此然後能自此謹之而盡下學之功以馴至乎聖人之地也故曰可與入德矣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詩是大雅抑之篇相是看視室是房室尚是庶幾愧是羞愧屋漏是室西北隅深密之處也子思說不疚無惡是省察之事然猶待動而後謹未見其功之密也大雅抑之詩有云看爾在居室之中雖屋漏深密之處未與物接不可便怠忽了尚當操存此心使其無有愧怍詩之所言如此可見靜之不可不謹也是

以君子不待動作之時纔去敬慎雖不動時其心已敬慎了不待發言之時纔去誠信雖不言時其心已誠信了蓋所謂戒慎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必如此而後可以不愧於屋漏也君子爲己之功其密如此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是周頌烈文之篇顯是顯著不顯惟德言其德之幽深玄遠而無形迹之可見也百辟是天下的諸侯刑是法篤是厚恭是敬篤恭言其敬之篤厚而不顯也子思說君子雖有靜存動察之功其德猶未至也雖有民勸民威之效其化猶未廣也烈文之詩有云天子德極其至幽深玄遠無形迹之可見而天下諸侯皆以爲法詩之所言如此可見德愈盛而效愈遠也是故君子由存省而造其極該動靜而一於敬其心旣無一念之不敬而其念亦無一毫之不敬蓋天理渾全淵然深厚而不可窺測所謂德之不顯者也由是至德薰蒸百姓無不感化而天下平矣這是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如此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五

新鄭高珙著

新野

馬之騏
馬之駿

校訂

論語直講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學是學聖賢之所為致知力行以明善而復其初也
習是溫習說是喜悅朋是朋友樂是歡樂愠是含怒
的意思君子是成德之人孔子說人之為學常難進
而不悅者以其學之不熟而未見其意趣也若既學

矣又能時時溫習而不間斷其功則所學者熟義理
浹洽中心自然喜好而其進不能已矣所以說不亦
說乎然學有諸已人必從之那同類的朋友皆自遠
方而來以求吾之教誨則相與者皆天下之英才而
吾道之傳爲益廣可樂莫大乎此也所以說不亦樂
乎夫人知而來固樂矣如其不然而遂有不樂者焉
則猶有近名之累未爲德之成也故雖名譽不著而
人不見知亦惟處之泰然畧無一毫含怒之意則是
其心純乎爲已而不涉於人其學誠有所得而不假
於外蓋粹然成德之人也所以說不亦君子乎夫由
說之不已遂至於樂而成德如此則夫時習之功學
者其可以不勉哉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
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
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有子是孔子弟子姓有名若善事父母爲孝善事昆
長爲弟犯是干犯鮮是少作亂是悖逆爭鬪的事務
是專力本是根本道是道理生是生發爲仁譬如說
行仁一般有子說人皆有至親之倫親長是也有至
真切之心孝弟是也人惟失其真切之心而薄其所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五 二
親於是不和不順將背矣而無不至矣若其爲人也
善事父母而能孝善事兄長而能弟則其心常和順
心旣和順則自不至於背矣凡在上之人必能順事
若好去干犯他斷然少矣夫犯上不順之小者也小
旣不爲却好作那悖逆爭鬪大不順的事斷然其無
有也夫以犯亂之不作皆由於孝弟如此可以知事
之有本矣所以君子於天下之事不泛焉以求之只
於那根本所在專用其力根本旣立則道理自然生
發出來譬如樹之有根而枝葉無不暢茂者也本之
當務如此若吾前所謂孝弟也者其乃爲仁之本與
何也仁是心之德愛之理凡事親事兄事君事長仁
民愛物皆仁之用固不止孝弟之一事也然人惟孝
弟則自無犯上作亂之事可見愛敬之施此其根柢
由是充之則事君便能忠事長便能敬便能仁民便
能愛物而仁不可勝用矣豈非爲仁之本乎若人能
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矣蓋學莫大於求仁而仁莫
先於孝弟故有子揭以示人如此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是好令是善鮮是少仁是心之德孔子說辭色皆
心之符所關甚大那有德的人辭色自無不正若乃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三
務爲甘美之言遷就是非便利滑澤而使聽之者喜
便是巧言務爲卑諂之色委順側媚迎承人意而使
見之者悅便是令色這等的人其仁必然少矣何也
仁乃天理之在人心者也人必篤實正大而後此心
可存天理不失今乃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心必不
能存而天理之斲喪多矣豈不鮮仁矣乎是人也不
止喪德於己而實有害於人人主尤宜痛絕之何也
巧言令色之人最能窺伺奉順使人主喜之而不自
覺旣喜之而不自覺則遂能暗投微中以移人主之
意於是傾陷正人變亂國是甚至於覆人之邦者有
之而人主墮其計中不見其跡猶反以爲忠而不能
捨也所以堯舜至聖尚畏巧言令色孔壬况其他乎
故曰人主猶宜痛絕之也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
以時

道是治千乘是諸侯之國地方百里可出兵車千乘
者也孔子說治國最難而國之大者尤難若治那百
里的大國有五件要道其一要敬事蓋人君日有萬
幾若一時不謹或以貽千百年之憂若一念不謹或
以致千萬人之禍故必翼翼小心事無大小皆須敬

慎而不敢乘以輕易苟且之心則所處皆當自無有於敗事也其一要信蓋信是國之寶若賞罰不信則人不服從若號令不信則人不遵守故必誠實不貳凡出言行事內外如一而不敢雜以猜疑虛假之意則人皆用情自無有於欺罔也其一要節用蓋國以財爲命若不節用豈能常給乎故凡奢侈的用度冗濫的廩祿不急的興作無名的賞賜都裁節了只是用其所當用則貨財恒足雖有水旱之災軍旅之費亦不至於匱乏也其一要愛人蓋國以民爲本若不愛人豈能無怨乎故必民之所好也去好他民之所惡也去惡他保之如子惟恐有以傷之而不得其所則民心固結自將愛其君如父母護其君如腹心而不至於背叛也其一要使民以時蓋春夏秋皆是務農之時若妨其時則作田者無以自盡而公私皆不得其利矣故凡造作營建舉兵動衆不得已而爲者必待那農功已畢之後纔去使他則生之者衆爲之者疾而五穀不可勝食也這五件是治國的要道人君若能行此豈止千乘之國雖於治天下何有哉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

學矣

子夏是孔子弟子姓卜名商字子夏上一箇賢字解
做好字下一箇賢字是指有德之人易是移竭是盡
致身譬如說委棄其身一般言不有其身也子夏說
人都有好賢的心但不能着實去好若能移那好色
的心去好賢纔是誠於好賢者也人皆事其父母但
不能着實去事若能供爲子之職竭盡其力而無遺
纔是誠於事親者也事君不可不忠必委致其身雖
舍生而不顧則事君盡其誠矣交友不可不信必言
語真實雖久遠而不忘則交友盡其誠矣人而能是
四者若非生質之美必是務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
爲學我必謂之已學矣何也學所以明人倫也使其
未學則豈能厚於人倫如是乎可見古人之學皆用
力於身心根本之地而非在於言語文字之間也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曾子是孔子弟子姓曾名參慎是謹慎終是親之歿
追是追思遠是久遠曾子說人倫以親爲重人之事
生或有能孝者至於送終則以親爲旣死也而喪葬
之事不能盡禮者多矣又至於歲時旣遠則思念之
心忘而祭祀之禮不能盡誠者多矣此皆人心之薄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五
由在上之人無以倡之也若爲上者能謹慎於親終之時不徒哀而已也而每事盡禮不使少有他日之悔追思於久遠之後不徒祭而已也而致其誠敬不敢少有怠玩之心則已之德厚矣由是百姓自然感化喪也盡其禮祭也盡其誠而其德亦歸於厚也此可見孝者人心所同而君者百姓之表欲化民者可不知所以自盡也哉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
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都是孔子弟子抑是反語辭其諸是語辭異是不同人是他人子禽問於子貢說夫子周流四方每到一國必然聞知這一國的政事果是夫子訪問於人求之而得聞與抑是國君來告與之而得聞與子貢答說夫子所以得聞政者不是夫子有心去求也不是時君自然來與蓋夫子盛德積中而光輝自發於外和平敦厚是其溫平易正直是其良端莊敬慎是其恭節制而不放肆是其儉謙遜而不亢傲是其讓有這五者德容之盛見之者可知其爲聖人也所以時君敬信自以其政

就而問之而夫子因得以聞其政也這是夫子之求如此乃聖德之自致豈若他人之求必待訪問於人而後得之者與夫異乎人之求既不是求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也不是與夫子之聞政者蓋如此非子貢其孰能推明之至此哉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

禮是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和是從容不迫的意思斯字解做此字卽指和而言小大是小事大事有子說禮所以辨天下之名分使等級降殺截然而不

可違越其體雖是至嚴然其爲用必和順從容無勉強睽離之意乃爲可貴如君尊臣卑其禮嚴矣必情意相通而後不失之隔如父坐子立其禮嚴矣必歡愛浹洽而後不失之乖其他諸事莫不皆然此乃禮之本意所以爲貴者也昔者先王制禮惟其和也此其禮所以盡善盡美行之萬世而無弊凡天下之事小而動靜食息之間大而綱常倫理之際皆由於和而莫有能外焉者矣則禮之以和爲貴也豈不信哉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耻辱也

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信是約信義是理之所宜復是踐言恭是恭敬禮是
天理之節文因字譬如依字一般是依倚人的意思
其親是有道義可親近之人宗是主有子說天下之
事必須謹慎於始而後可以善其後如與人約信本
要踐言但所約者不合於理行不將去則言不能踐
矣若與人約信皆合乎天理之宜而與義相近則今
日所言的他日皆可見之於行而自不至於失信故
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敬人本要遠於耻辱但任意
爲之無有禮節則太過者人必以爲屈不及者人必
以爲簡而耻辱不能免矣若致敬於人無過不及皆

合乎天理之節文則人既不以爲卑屈而輕之又
不以爲簡傲而惡之而愧恥羞辱自然可免故曰恭近
於禮遠恥辱也依倚箇人本要靠他爲主但所依的
不是好人他日如何靠得若所依者不失其爲有道
義可親近之人則今日之所交者他日必然倚靠得
着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故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可見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
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
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五
貧是無財諂是卑屈富是多財驕是矜肆可是僅可
而有所未盡之辭樂是安樂好禮是好循天理而每
事皆有節文子貢問於孔子說貧者易於卑屈富者
易於矜肆此人情之常也若能處貧而無卑屈之意
處富而無矜肆之心這等的人其所得爲何如孔子
答說人之學無所得者處貧處富多不能自守貧而
無諂富而無驕則能自守而學亦有所得矣是亦可
也然而非其至者蓋貧而無諂是猶知有貧也未若
貧而樂者欣然自得初不知其爲貧此豈無諂可及
乎富而無驕是猶知有富也未若富而好禮者樂善
循禮初不知其爲富此豈無驕可及乎可見義理無
窮無諂之外又有樂無驕之外又有好禮學者必當
勉進其所未至而不可遂安於已能者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患是憂患孔子說君子之學專爲己而不爲人如上
不見知於君而位不顯下不見知於人而名不彰此
務外者之所患也君子則以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
患之有所謂人不知而不愠者也若夫人有善惡而
己不知則每以爲患焉何也不能知人是吾心之不
明也位之所在則不能辨其孰爲正而所當進孰爲

邪而所當退道之所在則不能辨其孰爲是而所當從孰爲非而所當戒此豈非所宜患者乎夫不患人之不知則必無務外之事患不知人則所以講學明理以爲鑑別之地者自有不能已者矣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是詩經蔽字解做蓋字思是心思無邪是心思之正孔子說詩之爲經凡三百篇一篇自爲一事一事自有一義可謂多矣然惟有一句言語足以盡蓋其義而無餘一言者何魯頌駟篇所謂思無邪者言人之心思皆出於天理之正而無有人欲之私邪也思

無邪之一言何以能蓋三百篇之義蓋詩篇雖多不過言人之善惡而已其善者所以感發人之善心其惡者所以懲創人之惡念是善者固欲使人思無邪惡者亦欲使人思無邪也則思無邪之一言豈不足以蓋三百篇之義乎學者能卽此而求之固可以守約而盡博矣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

道譬如說引道一般謂先之也德是行道而有得於心者齊是齊一禮是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耻是羞愧格是改其不善以至於善孔子說治以刑政民

固苟免而無耻矣若使君之道民不徒以其法也而皆本於躬行之實如欲民興仁必先自盡其仁欲民興讓必先自盡其讓所謂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者也如此則民既有所觀感而興起矣其有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則有禮以齊之親疎上下都有箇節文日用云爲都有箇儀則使賢者不得以太過不肖者不得以不及而皆協於一焉夫道之以德既是率人性而使之由齊之以禮又是因人情而爲之節此皆有以感化教誨乎民而非驅迫之也將見那百姓每良心自然啟發不止羞愧所爲之不善抑且改之而至於善也蓋天理本在人心故有以教化之而其善自有不能已者夫政刑之效但使苟免而無耻德禮之效不惟有耻而且格其不同一至於此爲人上者豈可不以德禮爲務而徒恃夫政刑也哉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孟懿子是魯國的大夫孝是事親之道違是違悖樊遲是孔子弟子御是御車孟孫卽是懿子禮是天理

之節文孟懿子問孔子說人子事親如何謂之孝孔子答說所謂孝者亦惟無所違悖而已矣是特啓其端而未竟其說意懿子之能再問也乃懿子不能再問而止故孔子因樊遲御車而告之曰孟孫曾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問說無違之旨果何謂也孔子答說所謂無違者不是只能從親之令而無所違悖亦惟順於禮而已矣蓋人子事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隨其上下貴賤各有一定之禮而不可有毫釐之太過不及者也不及則簡而不敬其親非孝也太過則僭而陷其親於有過亦非孝也故必生時事之以禮沒時葬之以禮歲時祭祀亦必以禮而始終一無所苟如此纔是無違如此纔可以謂之孝惜乎懿子不足以語此也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子游是孔子弟子姓言名偃養是飲食供奉別是分別子游問孔子說人子事親如何謂之孝孔子答說子之事親固在於飲食供奉然必事之以禮而恭敬不敢怠忽然後乃可以為孝但今世俗之所謂孝者只是飲食供奉便了殊不知飲食供奉豈止在父母

上如此雖至於犬馬之賤渴須與之飲飢須與之食一般也要養他若養親而敬不至與那養犬馬的何所分別然則世俗之所謂孝者正不足以爲孝也爲人子者豈可不敬其親而徒養之如犬馬也哉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孔門弟子惟顏子最能悟道故孔子抑揚其辭以稱之如此同是顏子的名違是違疑問難愚是昏而無知退是退去省是省察私是私居發是發揮孔子說人之無所疑與不能疑者其心雖異然不必問與不知問者其跡則同乃如顏回者吾嘗終日與他說話所以教之者固非一端也回也只是聽受而已更無有違疑問難處卽其氣象就是箇昏愚無知的一般及其退去之時省察他私居的去處但見他一動一靜一語一默都是我所言的道理身體力行件件都發揮出來乃知回之不違者是其心領神會無所疑而不必問非不能疑而不知問者也夫豈真愚也哉然這不違惟是學到顏子地位纔可若領悟未如顏子則又貴於能疑而知問也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

人焉廋哉

視是看以是爲觀是看之詳由是意之所從來者察是審察安是心所樂者焉字解做何字廋是匿孔子說人不可以不知人而知之甚難觀人者自有箇法則蓋人之爲人非善則惡而人之爲善非誠則僞故必先看他所爲何如爲善的便是君子若爲惡則小人矣彼爲之不善者固不必言其善者或徇外而不情或矯強而不順亦未可知故又觀其意之所從來者何如意果善則已不然亦不得爲君子也彼由之不善者固不必言其善者或有所利而爲或有所畏

而爲亦未可知故又察其心之所樂者何如果樂於善則已不然亦不得爲君子也夫自視而觀而察在我者旣以漸而致其詳自以而由而安在人者又以漸而入於密雖是人藏其心不可測度然縱能飾所以而逃吾之視必不能飾所由而逃吾之觀縱能飾所由而逃吾之觀必不能飾所安而逃吾之察人何得而匿哉人何得而匿哉重言之者以見其必不能隱也聖人論觀人之法莫詳於此人君尤所當知蓋君道莫大於用人用一君子則天下受其福用一小人則天下受其禍然知之不明則其心雖是要用君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五
子而爲人所欺反以小人爲君子而用之其禍卒被於天下若能以聖人此言爲準則庶乎其不差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溫是溫習故是舊所聞新是今所得師是師範孔子說教人必有師而師非記問之學所可爲也若能於舊所聞者時時溫習而不敢忘然義理無窮又能引伸觸長每有新得而日知其所未知也夫然則學日富而理日明以其學之富者而答人之問則可以泛應而不竭以其理之明者而解人之惑則可以剖析而無遺豈不可以爲人師乎然則教人者蓋非可以徒然而已也

子曰君子不器

君子是成德之人器是器皿各自爲用而不能相通者也孔子說人之德有未成者雖或可用然能乎此者不兼乎彼只是一才一藝而已譬如器皿一般各自爲用而不能以相通也惟君子之人其德已備其才已全故能隨所用而皆善如用之於小則能小用之於大則能大用之於常則能守經用之於變則能行權蓋無往而不宜也豈若器之各自爲用而不能相通者乎故曰君子不器若此人者國家所當大任

而不可例之於常人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周是普徧比是偏黨都是與人親厚的意思孔子說君子小人皆有所親厚但其立心不同故其與人親厚亦不同蓋君子之心公惟其公也故能視天下如一家視衆人如一身理所當愛者皆有以愛之而不必其附乎已恩所當施者卽有以施之而不必其求於已是其與人親厚普徧而無偏黨之私此其所以爲君子也至於小人則不然蓋小人之私心私惟其私也故惟有勢者則附之有利者則趨之或喜其氣類之相投而任情以爲好或樂其同惡之相濟而交結以爲援是其與人親厚偏黨而無普徧之公此其所以爲小人也其則君子小人之不同如此觀人者但卽此而求之則其人可得而識矣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攻是專治異端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如楊墨之徒與今之佛家道家皆是害是傷害孔子說聖人之道是天下的正道其倫爲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其事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民物之所以得所世道之所以太平皆賴乎此至於異端以非理爲教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五
正與聖人之道相反而不容竝立者也人若崇尚乎此專治而欲精其術必然廢了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的倫理必然壞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事業民物必然不得所世道必然不太平其爲傷害豈不大乎所以聖人崇正學而闢異端蓋爲此也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子張是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干是求祿是做官的俸祿疑是所未信者尤是人來罪責殆是所未安者悔是自家追悔在其中是不求而自至之辭昔者子張爲學以干求俸祿爲意孔子教他說君子之學但當求其在己不可要其在人若能多聞天下之理以爲言之資其中有未信者姑闕之而不敢言其餘之已信者又慎言之而不敢輕忽則言皆當理人自不來罪責豈不寡尤多見天下之事以爲行之資其中有未安者姑闕之而不敢行其餘之已安者又慎行之而不敢怠肆則行皆當理自將慊於心而無愧怍豈不寡悔言能寡尤行能寡悔便是箇有德的賢人名譽著聞將必有舉而用之者故雖不求俸祿而俸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五
六
祿自在其中矣然則學求爲已固未嘗不得祿也又何必屑屑然要其在人者哉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是魯國的大夫敬是恭敬忠是盡心而不欺勸是勸勉莊是端莊孝是孝於親慈是慈於衆季康子問於孔子說爲人上者若要使民敬我而不敢慢忠我而不敢欺勸於善而不敢爲惡其道何如孔子答說爲民上者不可要諸在人只當盡其在我誠能於臨民之時容貌端莊而無有惰慢則有威可畏有

儀可象民自敬我矣孝以事親而無有悖違慈以使衆而無有殘刻則其德旣足以爲民之表而其恩又足以結民之心民自忠我矣善者舉而用之使他得行其志不能者教誨使他爲善不肯輕於棄絕則善者益進而不怠不能者亦將勉強企及而無有不勸者矣是則季康子之問專求諸民孔子之答專求諸已蓋人同此理吾能自盡其理而人豈有不感化者哉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信是誠實大車是平地任載之車輓是轅端橫木縛
輓以駕牛者小車是田車兵車乘車輓是轅端上曲
鈎衡以駕馬者孔子說信是立心的根本處事的權
輿人若無信吾不知其何如而可也何也人必有信
而後可行譬如車必有輓輓而後可行也若大車無
輓則無以駕牛小車無輓則無以駕馬其何以行之
哉人若存心不誠則言語無實人皆賤惡在家不能
行於家在國不能行於國就是那大車無輓小車無
輓一般蓋無所往而不見阻矣然則人而無信吾誠
不知其可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
鬼是鬼神非其鬼是所不當祭的鬼神諂是求媚的
意思勇是勇敢孔子說人於當祭的鬼神祭之可也
若不當祭的鬼神却去祭他這是心有所媚以求非
分之福譬如趨勢的小人非禮奉承希圖進用一般
豈不謂之諂乎人於義之所在不知而不爲猶之可
也若真見其爲天理之所當爲者却不去爲這是委
靡偷惰志不能帥氣的人豈得謂之勇乎此可見人
但當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可惑於鬼神之不可
知也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
於三家之堂

三家是魯國的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雍是詩之
篇名徹是徹饌蓋天子祭畢之時歌雍詩以徹饌也
相是助祭辟公是諸侯穆穆是幽深玄遠的意思相
維辟公天子穆穆是雍詩中兩句說話奚字解做何
字昔者三家祭祖先之時歌雍詩以徹饌蓋借用天
子之禮也孔子譏之說雍詩中有云天子宗廟之祭
助祭的是列國的諸侯天子敬德之容則穆穆然幽
深玄遠而不可測蓋本天子之事故於徹饌歌之道

其實也今三家之堂果有辟公之相助乎亦有天子
之穆穆乎既無此事則何取於此義而歌之於堂乎
是不惟僭妄可惡而其無謂亦甚矣蓋禮所以辨上
下之分最不可僭若人臣而敢僭用君上之禮則妄
心一生何所不至攘奪之禍必自此起孔子之譏三
家蓋所以爲人臣之防也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仁是心之德禮是以心之敬而形見於玉帛威儀樂
是以心之和而發揚於聲音舞蹈如禮何如樂何譬
如說無奈他何一般言禮樂不爲之用也孔子說仁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五
具於心而爲禮樂之本必得其本然後禮樂乃爲之用蓋禮主於敬人而不仁則其心放逸而不能敬禮之本失矣雖有玉帛之陳設威儀之周旋不過虛文而已禮豈爲之用乎故曰如禮何樂主於和人而不仁則其心鄙詐而不能和樂之本失矣雖有鐘鼓以爲聲羽干以爲舞不過虛器而已樂豈爲之用乎故曰如樂何可見禮樂非自外至而用禮樂者不可不求諸心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昔者春秋之時君弱臣強上下陵替故孔子傷歎如此夷狄是王化之外無禮樂教化的去處諸夏是中國諸字解做衆字夏字解做大字以其人民衆而地方大故稱諸夏亡字卽是有無的無字孔子說中國所以尊於夷狄者以其名分定而上下不亂也今夷狄之國在上的統領其下在下的順從其上尚且有箇君長到不似我中國君弱臣強諸侯脅天子者有之陪臣專國政者有之恣爲僭竊反無上下之分也夫以中國同於夷狄猶且不可况反不如乎此天下之所以亂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

其爭也君子

爭是爭競射是射箭升是升堂飲是飲酒孔子說君子與人恭遜無有爭競若說有爭其惟射之事乎蓋射有中者有不中者中有多者有少者勝負相較是亦爭也但其爭有異乎人者如未射之時則三揖三讓而後升堂既射之後則相揖而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以示罰射禮之行如此是雖有勝負之較然自始至終雍容揖遜自是君子之爭非若小人角力之爭也夫以射纔有爭而共爭又如此則君子之無所爭可知矣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這是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如此祭是祭先祖祭神是祭外神吾不與祭如不祭是孔子平日的言語門人說祭以誠爲主而他人則不能惟吾夫子祭先祖時孝心純篤就是先祖在上一般祭外神時敬心專一就如神明在上一般此非真有所見乃心極其誠故如有所見也觀其平日曾說吾之於祭必親行之乃慊於心若或有故不得已而使人代之則不得以伸吾之孝敬禮雖已行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卽此言觀之則其祭祀必致如在之誠可知矣

子曰射不止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射是射箭皮是皮革射之的也主皮是主於穿其皮革以見有力射不主皮是鄉射禮中一句說話科字解做等字孔子說鄉射禮有云射以觀德但能中的便是不必穿其皮革然後爲能也所以然者蓋爲人之氣力有強有弱其等不同若必主皮則惟強者能之而弱者必不能矣此所以不主皮也然這道理乃是古人行的蓋古人尚德而不尚力故其射不主皮今周衰禮廢列國兵爭惟以強力爲尚雖鄉射亦主貫革而尚德之風不可復見矣可勝歎哉這是孔子

傷今思古的意思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禮是以敬謹之心而形見於儀文乃理之當然者也諂是求媚的意思孔子說君臣之分天下之大義所在臣之事君當極其敬謹而不可有一毫之怠忽亦所謂禮也我之事君凡事敬謹而不敢有所怠忽亦惟盡其禮之當然者耳而非有所加也時人不知乃以爲有所求媚而然此豈惟不知我抑豈知事君之禮乎這是孔子之言如此然盡禮與諂其實不同亦有相似正人盡禮邪人以爲諂邪人諂媚却又自以

爲盡禮人君於此必須明辨蓋正人事君都是實心其禮雖恭然自有正直的意思在國有利害便去擔當君有過失便去規諫止知有君而不知有身邪人
事君都是假意其禮雖恭然實藏着不忠的心國有利害百方推避君有過失阿意順從止知有身而不顧其君若辨之不明盡禮者疑其爲諂諂者謂爲盡禮則正人無以自見邪人得遂其計天下之事未有不壞者矣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關雎是詩經第一篇昔者文王得后妃之賢以爲內

助詩人因叙其既得之樂與夫未得之憂是爲關雎之詩淫是樂之過而失其正傷是哀之過而害於和孔子說關雎之詩詠文王之求后妃也其既得也則樂以鐘鼓友以琴瑟其樂可謂盛矣然后妃之德世不常有求而得之則有以配君子而成內治之美宜其有此樂也樂雖盛何常過而失其正乎其未得也則輾轉反側寤寐思服其哀可謂深矣然后妃之德世不常有求而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內治之美宜其有此哀也哀雖深何嘗過而害於和乎關雎之詩如此學者當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

正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樹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哀公是魯君社是為壇以祭地者宰我是孔子的弟子姓宰名予字子我戰栗是恐懼的模樣遂事是事雖未成而其勢不能已者諫是諫正咎是罪責哀公問於宰我說有國家者必有社以祭地不知其義何如宰我對說古之立社者必栽樹木夏后氏之社則以松樹殷人之社則以栢樹周人之社則以栗樹然

所以用栗樹者取於戰栗之義蓋戮人必於社使民見之而戰栗恐懼也夫祭地以報其功乃立社之本義至於所栽的樹木乃是各因其土之所宜而非有取義於其間也宰我不知而對既為謬妄又啓魯君殺伐之心故夫子聞而責之曰凡事之未成者猶可說而教之也若既成者說之何益事之未遂者猶可諫而止之也若既遂者諫之何益事之未往者猶可咎而罪之也若既往者咎之何益今汝妄對於哀公是事之已成已遂而已往者也吾又何以責汝乎夫子以為不足責者正所以深責之而使之知謹於後

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友也管氏亦有友姑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管仲是齊國的大夫器是人之局量規模儉是儉約三歸是臺名攝字解做兼字邦君是有國的諸侯樹是屏塞是遮蔽好是宴會姑是放酒杯的臺子獻酬飲畢必反酒杯於此故謂之反姑孰字解做誰字昔者管仲爲齊大夫能以其國富強當時皆稱其賢然

不知其皆私意小智之爲而非大人之事業也故孔子譏之曰管仲之爲人局量褊殘規模卑狹而未聞聖賢大學之道其爲器也豈不小哉或人不知孔子之意乃從而疑之曰儉約的人多類器小夫子以管仲爲器小者豈以其儉約而然歟孔子答說管仲築三歸之臺以爲遊觀之所又多設官屬每事必用一人而不相兼攝其侈肆如此安得爲儉約乎或人又從而疑之曰知禮的人每事備具不肯苟簡然則管仲之不儉者豈以其知禮而然歟孔子答說禮莫大於分臣之於君不可有一毫僭妄者也今惟邦君得

設屏於門以蔽內外管氏乃亦設屏於門以蔽內外
惟邦君爲兩國的宴會有及爵之坫管氏乃亦有反
爵之坫以大夫而僭用諸侯之禮如此其不知禮也
亦甚矣使管氏而謂之知禮則天下誰爲不知禮者
乎蓋孔子雖未明言管仲之所以器小然卽此二事
觀之其爲器小可知矣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
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語是告語魯是魯國太師是掌樂之官始是初翕是
合從是放皦是明繹是相續不絕成是樂之一終孔

子告魯太師以作樂之道說作樂有節奏之妙不可
以不知也蓋樂有五音十二律苟有一之不全不足
以爲樂故樂之初作必音律齊鳴而翕然其合然有
一之不和亦不足以爲樂故樂之旣放必音律諧暢
而純然其和純則易至於混亂又必一音自爲一音
而皦然其明白皦則易至於間斷又必五音相爲起
伏而繹然其連續夫翕合之中有純和純和之中有
明白明白之中無間斷自始至終曲盡節奏之妙乃
爲樂之一終也所謂樂其可知者如此汝太師豈可
以不知乎蓋感人心者莫大乎樂所係至重故孔子

教魯太師以此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儀是衛邑封人是掌封疆之官從者是隨從孔子的門人喪是失位去國木鐸是警人的器具金口木舌如今之鈴是也古者人君施教之時必振木鐸以警衆昔者孔子至於衛邑其掌封疆之官來請見說敬賢者吾之夙心凡賢人君子來到此地我必求見未嘗拒我而不得見也今夫子幸至於斯獨不容我一

見乎從者以其求見之誠乃爲之引見於孔子封人既見孔子而出乃謂門人曰夫子之失位去國固其一時之不遇然二三子何以此爲憂乎蓋今天下之無道也久矣世無終亂之理亂極必當復治我觀夫子之道德固撥亂反治之人也天生之於此時豈是偶然必將使之得位設教以覺天下之愚昧就如那警衆的木鐸一般夫豈久於不遇也哉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固知其深有所感然聖人盛德感人之深亦可見矣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

也

韶是舜的樂名武是武王的樂名盡是極盡美是盛美善是美之實孔子說帝王之興皆有樂以彰德象功以舜言之其功則紹堯致治其德則出於性成其有天下則由於揖遜故其所作的韶樂聲音舞蹈有以發揚其紹堯致治之功固有以極其盛美矣然其性之之德與其所以揖遜而有天下者亦皆默寓於其間而可以想見則又極其善而不可及也以武王言之其功則伐暴救民其德則成於學力其有天下則由於征誅故其所作大武之樂聲音舞蹈有以發

揚其伐暴救民之功亦有以極其盛美矣然其反之德與其所以征誅而有天下者亦皆潛著於其間而可以微觀則有未能極其善者焉蓋舜與武王都是聖人然而有不同者故其樂之不同如此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二十五家爲一里仁是仁厚的風俗擇是揀擇處是居處知是明知孔子說居處所關甚大若一里之中而有仁厚之俗入則父子相親兄弟相愛出則隣舍相和患難相救此乃俗之至美者也卜居於此必有所薰陶以成其德有所資藉以保其家可謂知矣苟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五
擇里而不處於是則是不知美惡不辨是非心之不
明甚矣焉得爲知乎夫以擇不處仁尚爲不知况夫
存不仁之心行不仁之事則其爲害有不可勝言者
豈非不智之尤者哉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惟是獨仁者是全乎天理之人孔子說人皆有好惡
之情但其心不能公則所好者未必善所惡者未必
惡謂之好惡可也謂之能好惡則非也獨是那全乎
天理的仁人其心至公而無私故其所好者必是善
人而合乎天下之公是苟非善類雖奉承之不喜也

所惡者必是惡人而合乎天下之公非苟非惡人雖
拂逆之不怒也由是以用舍則必進君子而退小人
由是以賞罰則必賞有德而罰有罪蓋惟理是主而
不以己意參乎其間故自無有於不當也所以說惟
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苟是誠志是心之所向孔子說人心不在天理上則
便無所不爲若有人焉實實的以天理爲心而無一
時之敢忘則其日用所爲必皆善事雖未必無過舉
然至於忍心害理悖德亂常之事所必無矣蓋善與

惡相反未有心在於善而行惡者也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終食之間是一殮飯的時候乃頃刻之際也違是違背造次是急遽苟且之時顛沛是傾覆流離之際是字解做此字蓋指仁而言孔子說君子之爲仁不但處富貴貧賤而不去也蓋仁乃人心之德不可須臾離者也所以君子自至靜之中以至應物之處自一時之近以至終身之遠其心常在於仁未有一飯之頃背而去之也雖造次之時急遽苟且若不暇於自

存矣乃其心亦不敢忘而必於此仁雖顛沛之際傾覆流離若不能以自顧矣乃其心亦不敢忘而必於此仁造次顛沛且然則非造次顛沛可知故曰無終食之間違仁也君子存養之功其密如此由是以處富貴貧賤又豈有不得其道者哉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蓋是疑惑之辭孔子說好仁惡不仁是成德之事固難得而見之然仁本各具於人非待外至人惟不求故視之爲難耳若有人於此一旦奮然用力於仁仁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五
三
之所在必欲得於己不仁所在不使加於身則志之所至氣必至焉自可馴致於成德之地我未見力有不足者也然人之氣稟不同或者也有那昏弱之甚用力而力不足者矣但人必求仁則有能的有不能的纔可見得今人皆不肯用力於仁則力之果不足者我何以見之乎夫子反覆歎人不肯爲仁之意如此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過是差失黨是類孔子說過是心之失仁是心之德人徒知有過者不可以爲仁然豈知過反可以知仁乎何則人有君子有小人那君子之過常在厚的一邊必不流於苛刻那小人之過常在薄的一邊必無有於寬恕自各有箇黨類人惟律之以正而不察其心固皆謂之過而已若就其黨類而觀之則無心之失乃真情之發露過於厚者必其心之過於愛也而其仁可知過於薄者必其心之過於忍也而其不仁可知是過雖不可以爲仁而豈不可以知仁哉夫有過尚可以觀仁則仁者未必其無過人豈可徒以人之有過也而遂例棄之乎是道也人君尤所當知蓋人皆好無過而不好有過方其矜持之時乃是有心

之爲其中翻未可測惟不幸而有過則實意畢彰故
可以知其存焉况奸邪之人假托義理彌補形迹常
似無過忠厚之人心既有所不忍又不肯文飾歟君
常似有過若不原其心而徒論其迹則奸邪得以自
固忠厚之人每以瑕隙廢棄之治道之所以不興也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士是爲學之人道是日用當然之理學之所以求得
者也惡衣是不好的衣服惡食是不好的飯食議是
議論孔子說人之求道者貴乎有得於道也苟有所
得則識見必高胸次必大布衣蔬食如此錦衣玉食

亦如此凡在外之物舉不足以動之矣若夫士而爲
學其志將以求道也却乃愧恥其衣服飲食之不美
則其識見胸次可知此乃卑鄙庸陋之人於道茫乎
其未聞也與之言道必不能見其理而知其味矣何
足與議哉然則士必去其俗見然後可以爲士也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是思念德是當爲之善土是居處之所安者刑是
刑法惠是貨利孔子說君子小人爲人不同故其所
思念者亦不同君子之所懷者在於當爲之善立心
則欲其無私行事則欲其當理惟恐悖德而爲不肖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五
之人若夫小人則不知德之可好而不懷也身之所
安則顧戀而不舍意之所適則沉溺而不移惟知懷
土而已君子之所懷者在於朝廷之法循理而不敢
放肆奉公而不敢違越惟恐犯法而爲有罪之人若
夫小人則不知法之可畏而不懷也貪財而不顧其
生好利而不計其害惟知懷惠而已君子小人之不
同如此觀人者但看其意思何如便可以知其爲人
之實矣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放是依倣孔子說人能好義則事皆公平而人亦悅
服若只依利而行物之有利者必欲得於已事之有
利者必欲專於已則利旣在已害必在人不能受其
害者有所不堪而不受害者亦有所不平也豈不多
怨放利而行本欲自私至於多怨亦豈保身之道故
君子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求爲可
知也

患是憂患位是爵位所以立是所以居位之具可知
是可以見知之實孔子說君子之學專爲已而不爲
人如爵位之不得人所憂也君子則以用與不用無

南文公集 卷之三十三
預於我何憂之有若有位而無以自立上不能以致君下不能以澤民則是道之在我者有未盡也故每以爲憂焉名譽之不著人所憂也君子則以知與不知無預於我何憂之有若自修而無可知之實學不足以成名德不足以孚衆則是道之在我者有未盡也故必以爲求焉然患所以立不是終要得位求爲可知不是終要得名乃君子爲己之學如此也若有所爲而爲則亦小人儒矣奚足貴乎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字譬如曉字一般義是天理之所宜利是人情之所欲孔子說天下的人只有兩樣不是君子便是小人天下的道理也只有兩樣不是義便是利君子循天理常以公天下爲心故其立身行己都在義上當進則進否則退當受則受否則辭至於諸事莫不皆然雖有時不拘形迹似乎爲利者然不如此不足以成義君子之心惟知有義而已義之外皆非所知也小人循人欲常以私其身爲心故其立身行己都在利上見爵祿則窺伺而欲得之見財貨則營求而欲有之至於諸事莫不皆然雖有時假托形迹似乎爲義者然不如此不足以邀利小人心惟知有利而

已利之外皆非所知也喻義者不惟成其爲君子而天下之事皆因以濟喻利者不惟成其爲小人而天下之事皆因以壞人固不可不慎於所從而用人者亦豈可不深辨於此哉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賢是有德的人齊是齊一不賢是無德的人省是省察孔子說人能有志於自修則無往而非受益之地若見箇有德的人必有感於心曰均是人也彼乃如此其賢我何爲獨不能乎於是勉思企及定要與他一般若有不如其心不能已也若見箇無德的人亦

必有感於心曰爲惡甚易彼之所爲吾固惡之安知我之無是乎於是內自省察苟無不善則已若有一毫似他處必速改而不吝也見賢思齊則日進於高明見不賢而內省則不流於污下此君子所以能成其德者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方是方向孔子說父母愛子之心未嘗少置人子必能體父母之心然後乃爲孝也所以有父母的人不可遠遊在外以繫累其親之心或不得已而遠遊亦必有一定之方更不他往使父母知我定在某處可

以無憂若或召之則可以應期卽至而無失也這是孝子之心天理人情之所不能已者如此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年是年歲孔子說父母的年歲爲子者不可以不知也何也父母有壽所可喜也父母向夭所可懼也人子惟常記憶父母之年歲則固喜其已有此多年又懼其將來之年無多也一喜一懼交集於心則其愛日之誠自不能已而所以奉事之者自不容於不至矣所以父母之年人子不可以不知也

子曰君之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訥是遲鈍的意思敏是急迫的意思孔子說放言甚易力行甚難言則易故常失之有餘君子則欲訥其言非惟不當言者不敢言雖當言者亦慎言之而不敢盡也行惟其難故常失之不足君子則欲敏其行惟其所不知則已苟知其善則勇於必爲而不敢怠緩也訥於言則言能顧行敏於行則行能顧言豈非成德之君子乎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孤是獨立鄰是居處的鄰家孔子說德乃人心之所

同有亦人心之所同好人而無德則人皆賤惡固獨立而無助矣若果有德於已則豈孤立無助乎必然有仁者悅其仁有義者悅其義同氣相求而信從者衆就是那居之有鄰的一般所以聖人修德於上則萬姓歸心四夷向化而天下爲一家不然則衆叛親離亦孤立而已矣可不懼哉可不勉哉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子游是孔子弟子言偃字子游數是言語煩數辱是蓋辱疏是疏遠子游說君臣朋友皆以義合雖以忠爲貴然亦不可不知進退如君有過則當諫之以

正使其聽焉固可以盡吾心矣若不肯聽便當去苟言之煩數而無已則君必厭聽及將斥辱我矣事君者可不戒哉友有不善則當導之以善使其聽焉亦可以盡吾心矣若不肯聽便當止苟言之煩數而無已則友必厭聽及將疏遠我矣交友者可不戒哉然此爲事君交友者言耳若夫爲人君爲人友者又自有道蓋其言雖苦口意則甚善惟恐吾之有過而至於敗壞國家虧損德行故再三而不以爲煩也此豈惟不可辱之疏之還當嘉其忠而益加榮寵感其愛而益加親厚庶乎彼之言無盡而吾之益無窮也不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三
然則彼將以言爲諱雖事關利害將不復言他人亦且以爲戒而不言矣其所損豈不大乎故事君交友者固當以辱與疏爲慮而盡人之言使不以辱與疏爲慮者則又聖君賢友之事也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公冶長是孔子弟子姓公冶名長妻是以女爲之妻縲是黑索紲是拘繫蓋罪人在獄中以黑索拘繫之也子是所生之女子女皆曰子昔者孔子曾說人倫莫重於婚姻匹配莫先於擇德吾門若公冶長者可

以女而爲之妻也蓋公冶長是箇賢而有德的人雖曾爲人所陷拘繫於獄中乃是無妄之災非其本有罪而致此也夫人果有罪纔是不善之人苟非其罪雖曾被繫亦何害其爲賢於是乃以其所生之女而爲之妻焉是則聖人之擇配不拘門族而惟求其德不計小嫌而惟求其實豈若他人擇配不問其人品何如而惟勢利之是圖者哉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子賤是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魯是魯國斯字解做此字上一箇斯字是說此人下一箇斯字是說此德

孔子謂子賤說君子是成德之名人之爲學所以學爲君子也若子賤者學之所造已至於成德之地君子哉其若人乎然子賤所以爲君子者固其自修之力然亦魯多君子而子賤能尊師取友以爲助也向使魯國沒有君子則雖要尊師無師可尊雖要取友無友可取斯人也亦不免孤陋寡聞而已矣將何所取以成此德乎這是孔子稱子賤之賢而因言師友之益如此然師友之益不止學者爲然昔者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湯學於成伯子武王學於虢叔自古之盛帝明王未有不須師友以成德者也所以孔子說尊賢則不惑程子說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人君欲修德以成治者可以知務矣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雍是孔子弟子姓冉名雍仁是有德佞是口才禦是當譬如說應答人一般給是辦屢是每每的意思憎是惡昔者冉雍重厚簡默而或人以佞爲賢故問於孔子說雍之爲人可謂仁而有德者矣但惜其無口才而不能爲佞也孔子答說爲人之道焉用佞乎彼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三
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取辨於口而無情實徒多爲人所憎惡耳果何益哉今汝以雍爲仁其仁與不仁固吾之所不知但爲仁之道焉用佞乎則雍之不佞乃所以爲賢而汝之所惜正吾之所取也觀孔子答或人之言如此則學者豈可不勉力於仁而深戒夫佞也哉然佞不止可憎其爲害甚大有國家者尤宜深惡痛絕蓋佞人以是爲非以白爲黑最能亂人的聽聞移人的心意人君若不識其人誤聽其說則紀綱必爲之變亂正人必遭其毒害天下之事皆敗壞而不可爲矣所以堯舜疾讒說之驚衆孔子惡利口之覆邦蓋自古人君用佞人者未有不亂者也可不慎哉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桴是木筏浮是飄流由是子路的名材是裁度孔子說吾之抱道於身本欲得位以行之上以爲君下以爲民而使之有用於世也但時君無有用我者則道之不行已可見矣然道旣不行居於中國何爲吾將乘木筏以飄於海中永與世絕吾門之中求其能隨我者其惟仲由歟由也勇於爲義則必臨難而不避

信非此人不可也子路聞夫子許已乃自以爲喜蓋以浮海爲信然而不知其爲假設之言也故孔子教之說冒險者人之所難由也不以浮海爲懼而顧以得從爲喜則其好勇蓋有勝於我者矣然海豈可居之處吾豈入海之人不過傷時之意云爾而由也以爲信然是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觀孔子教子路之言如此則其未嘗忘世之心可見然世有聖人而不能用此春秋之所以終於亂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東

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求是孔子弟子姓冉名求室是家邑是縣邑百乘是卿大夫之家有采地十里可出兵車百乘者也邑長家臣通謂之宰孟武伯又問冉求何如可謂仁乎孔子答說求也多才雖是千家的大邑百乘的大家若用他作邑長必能修政於其邑而使人民無不安若可見者如此若其心之仁與不仁吾不得而知也赤亦是孔子弟子姓公西名赤束帶是着禮服而束帶於其上賓客是四方來聘的使臣孟武伯又問公西

赤何如可謂仁乎孔子答說赤也知禮若使他束帶立於朝廷之上應對那四方來聘的賓客便能通兩國之情達賓主之意而不至於失禮其可見者如此若其心之仁與不仁吾不得而知也蓋仁乃心之全德非全體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故孔子於諸子各許其所長而不許其仁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

宰予是孔子弟子姓宰名予晝是白晝寢是寐朽是腐雕是刻朽是餒蓋加之泥粉以爲飾也誅是責人之爲學當以懈惰荒寧爲懼勤勵不息自強然後能進於道也宰予志氣昏惰乃當晝而寐自晝甚矣故孔子責之說木之堅者乃可雕若朽腐之木雖欲雕刻成文必然壞爛何可雕乎牆之固者乃可朽若糞土之牆雖欲飾以泥粉必不能存何可朽乎人必有志而後教有可施今予之昏惰如此就是那朽木糞牆一般雖欲教之有不足教者也然則我於予何責乎言不足責蓋所以深責之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

剛是剛強申枨是孔子弟子姓申名枨慾是貪欲蓋世有血氣強勇者人即謂之剛然不知中無所主則外物易移不足為剛也所謂剛者得天地之正氣而又充養深厚見道分明以處富貴則不驕以處貧賤則不懾義所當為則死生禍福無以動其心義不當為則千駟萬鍾無以繫其念此乃大丈夫之所能而非夫人之可與也孔子以為難得故發歎說吾觀當今之人未見有剛者或人見申枨血氣強勇故即對曰申枨之為人豈不剛乎孔子答說剛者不屈之謂枨雖血氣強勇然其心不能以義禮為主多所貪愛既多貪愛則見可欲者必喪所守而志氣皆為之屈矣焉得為剛乎蓋剛乃聖賢之德人君在上尤當以剛為主若不能養成此德則見聲色必喜聞諛佞必悅雖知其為小人而溺於所愛必不能去雖見其為弊政而便於所安必不能革文義易為牽制而不能斷決權綱易於下移而不能總攬欲求致治豈可得乎然則寡慾養氣之功誠有不可闕者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是德之見於外者威儀言辭有文而成章者也

性是仁義禮知之具於人者天道是元亨利貞之運於天者子貢說夫子於日用之間動爲威儀而燦然昭著發爲言辭而秩然條理是其文章也然夫子常以此教人而無所隱秘不惟有深造者得以聞之雖淺學之士亦皆得而聞之也至若性之具於人者與夫天道之運於天者夫子亦嘗以爲言但其理精微不可以驟悟苟非學力旣深而有盡性至命之地者則不輕以告之蓋不惟淺學之士不得而聞雖久於門墻者亦罕得而聞之矣此蓋子貢晚年進德乃始得聞其說故嘆美之如此然聖門教不躡等於此亦可見矣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這是門人記子路之辭門人說人固貴於聞善然聞而不行與不聞同行而不力與不行同惟子路之爲人有兼人之才負好勇之氣聞一善言必行之而後已若或未之能行則惟恐復有所聞而前所聞者或壅滯而不得行焉此非不欲後聞之至曰惟恐有聞者乃其惟日不足之心所以勉盡其所已聞而爲未聞之地者可想也未行而惟恐有聞則旣行而惟恐不聞矣子路之所以過人者以此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孔文子是衛國的大夫姓孔名圉謚文子蓋古者聖人作爲謚法各有門類於人既歿之後卽其爲人之大畧而加之一二字以示褒貶以爲勸善懲惡之具孔圉乃既歿之後謚爲文子者也敏是聰敏下問是問於在下之人子貢問於孔子說孔圉既歿之後謚爲文子然何以謂之文也孔子答說謚法中有云勤學好問之謂文蓋人之質美者多不好學孔圉之質雖敏然不以聰明自是凡禮樂名物古今事變孜孜

考求好學而不厭位高者多恥下問孔圉雖爲大夫然不以勢位自亢雖下寮之卑小民之賤也去妨問他而不以爲恥夫敏而好學是勤學也不恥下問是好問也於謚法之所謂文者有合是以既歿之後而謚之爲文也然是道也能充其極則聖賢之事帝王之道亦不外此蓋人必好學然後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理可以得於身心而發於事業在上者必肯下問然後人皆樂告之以善而所聞日廣義理日明至於遠方幽隱之情小民休戚之故亦可以周知而無蔽所以聖如孔子而好學知如大舜而好問蓋爲此

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是齊大夫姓晏名嬰字平仲善與人交謂其能盡交友之道也孔子說朋友五倫之一人所必有者也但交友者多善交者少惟晏平仲則善與人交而能得其道焉何也人之交友始皆相敬至於久則習狎而玩怠玩怠則交不能全矣平仲之與人交也始固相敬至於久而亦然不以其習狎而生玩怠之心也夫久而能敬則其交無有不全者矣豈非善與人交者乎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臧文仲是魯大夫姓臧名辰字文仲素以知名者也居是藏蔡是大龜能知禍福者節是柱頭斗栱藻是水草名梲是梁上短柱孔子說人都以臧文仲爲知然不知知者達理而不惑之謂也若臧文仲者藏大龜以問禍福其藏龜的房室則柱頭斗栱都刻上山梁上短柱都畫上水草其華麗如此所以諂鬼神而求其悅也夫人有人之理神有神之理人之理所當盡而神之理則幽昧而不可知也若能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今臧文仲諂瀆鬼神如此則

是不達幽明之理而惑於禍福之說其心之不明亦甚矣何如謂之知乎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夫子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崔子是齊國的大夫弑是以下殺上之謂陳文子也是齊國的大夫馬四匹爲一乘十乘蓋四十匹也違是去猶字譬如似字一般清是清潔子張又問說昔者崔子爲齊大夫殺了齊君陳文子那時也爲齊大

夫有馬四十匹可謂富矣乃棄而去之至於他邦見其臣皆不忠則曰這也與吾國大夫崔子一般又去之至一邦見其臣亦不忠則又曰這也與吾國大夫崔子一般乃又去之其制行如此果何如孔子答說與惡人居則必污其身而不能自潔清者不爲也今文子決於去亂則是能潔其身而不污可謂清矣子張又問說制行如此亦難矣獨不得爲仁乎孔子答說仁在心上看不在事迹上看蓋事求當理而純然無私乃可以爲仁今文子但見其能去而已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或迫於

事勢之不得已而猶不免於怨悔也其心既未可知則焉得遽謂之仁乎觀孔子答子張之言如此則仁之爲義可識不惟觀人之仁者當有所在而求仁者亦可以知務矣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甯武子是衛國的大夫知是明知愚是昏愚蓋世有明知之人有昏愚之人也有明知之深權以濟變反似昏愚的則所謂大知若愚者也甯武子能然故孔子稱之說甯武子之爲衛大夫也當其君明臣賢國

家無事是有道之時也彼則明目張膽知無不爲以天下之公是爲是以天下之公非爲非於君子則明以用之於小人則明以退之曉然辯別而各得其當是其知也後來君暗臣邪國家多事是無道之時也彼則艱貞沉晦以濟時危所欲行者或不明言其事所欲止者或不明言其非欲進君子而或若抑之欲退小人而或與之合恰似一箇昏庸的人一般是其愚也夫自人而言孰不謂愚之不如知也然不知知也者明用其知者也彼昏庸者固不能此然而處順安常守分盡職事皆可爲而無所顧忌言皆可盡而

無所避諱則凡見理之真者皆可能也若夫愚也者
暗用其知者也有確然不易之心以擔當險難有超
然獨運之才以調酌機宜事已爲而不使見其形心
獨苦而不以明其意卒之禍亂潛銷國家安定而人
皆莫與之爭不識其故此乃用知至深高出萬人之
上者而後能爲之也不然則非安於浮沉而無以濟
事則必激於形迹而反以敗事其何足以語此乎蓋
明以成天下之事易暗以成天下之事難成事於無
事之時固難成事於有事之時則尤難矣故曰其知
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夫以知愚之分量而言則知
固不如愚然時乎無道乃使君子不敢用知而用愚
則豈國家之幸哉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是孤竹君之二子長曰伯夷幼曰叔齊都
是清介的人念是追念舊惡是舊時所爲之惡怨是
恨希是少孔子說伯夷叔齊古之至清介者也人之
清介者多褊狹而不能容物在二子則不然蓋其心
以義理爲主而無所凝滯如見人之不善則深惡之
惡之者非惡其人惡其不善也若其人能改而從善
則止見其善而不復追念其惜日之惡其好惡之公

而德量之廣如此所以人之怨恨者少蓋樂其後之見恕爲有容而亦諒其前之見惡爲無他也彼清介而不能容物者何可以語此哉然是道也君上尤宜深體蓋人君用才以成治者也人非聖賢誰能無過彼事出故爲心屬欺罔者固必罪而不赦矣若無心之過則當恕之過小而才大則當棄瑕而用之有過能改則始雖棄而終猶用之如此庶乎世無棄才人皆展布苟因一事之失而遂棄之終身則不惟人才有所可惜將使見用者皆務規避過失以形迹自文而不敢任事欲求真實之事功不可得矣所以書經

說宥過無大此人君之道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巧是好令是善足是過左丘明是古之賢人耻是愧耻丘是孔子的名匿是藏怨是恨友是相交孔子說人莫善於誠心直道莫不善於諂媚奸險蓋人之相接自有箇正禮若乃巧好其言務以悅人之聽令善其色務以悅人之觀足過其恭務以悅人之意是諂媚之人也左丘明以爲耻而不爲我亦耻之而不爲焉人之相交貴有箇真心若乃怨恨其人却深藏不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五
露外面與之交好是姦險之人也左丘明以爲耻而不爲丘亦耻之而不爲焉孔子自附於丘明如此所以深警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然此不止可耻尤有害於國家蓋諂媚之人阿諛逢迎非道取悅人君易爲其所惑姦險之人內蓄不忠之心外爲恭謹之狀人君易爲其所欺若不識而誤用之則其流禍有不可勝言者矣所以古之聖王不以正直爲忤意而善奉承者則黜遠之不以誠實爲迂拙而懷欺詐者則誅絕之蓋爲此也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

少者懷之

安是安逸懷是撫恤子路問於孔子說吾二人之志固各有所在矣不知夫子之志何如願有聞焉孔子答說吾之志無他只願天下之人各得其所而已蓋天下之人雖衆然不外乎老者朋友少者而已矣老者當安吾願養之以安而無所勞朋友當信吾願與之以信而無所欺少者當懷吾願懷之以恩而不使之失所隨其人之所在而各與之以其所本然之理斯吾之志畢矣觀此則聖人之志蓋與天地同其大有非子路顏淵之所能及者也向使其得君師之位

則必有政教以化導天下使人人各安其老各信其友各懷其幼而成雍熙泰和之治惜乎不得其位徒有志而不能遂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室是家邑是縣邑十室之邑言十家的小邑忠信是資質純實可進於道者也丘是孔子的名孔子說我之得聞道也雖由資質之美而寔好學以成之也若但以資質言之則豈必天下之廣就是箇十家的小邑也必有純實不欺可進於道如我者焉則天下之如我者可勝言乎但人皆恃其美質不如我之好學所以不能聞道而有成者鮮也此乃人力之不加而豈其才之罪哉蓋資質得於天者也若難而猶易學力勉於人者也本易而反難特患斯人之無志耳而乃自棄其質於無用豈不深可惜哉



臣

